



大明乌纱

Da Ming Wu Sha

贰

西风紧

著

大明乌纱

大明乌纱

Da Ming Wu Sha

贰

西风紧

著



| 段 八 |

。应泰。

311

骑兵追出阵营，步兵也跟着冲了出去。过了一会，张问才看见那些步兵正抢着割脑袋。

张问回头对沈敬说道：“看咱们大明的军士多喜欢银子，沈先生说得对，只要有银子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”沈敬呵呵一笑道：“可不是这样。”

地上稀稀拉拉地摆着一片尸体，但总计也就千余具，明军视线不清，都是乱放枪，但却吓住了蒙古人，他们看着火力太猛直接跑了。

杜松追了一阵，又率领骑兵折返回来，留下一部人马在长胜堡增强驻防，大部队进城休息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便返回沈阳。张问随军过去，正好保障了安全。

一路上，张问观察周围的地形地貌，无一不详细记录，又找来将官询问各城之间距离几何、步军车军马队行军用度几何等等情况，都记在本子上，写一遍在脑子里的印象就深了，一般不会忘记。

张问在本子上记录的信息很详尽，比如鸟铳叠阵轮射，估摸每刻时间射六十次；混协军队行军一个时辰二十余里，骑兵行军一个时辰四十多里，急行军八十里。还有关于后勤辎重粮草的运输、护卫等等情况，他都一丝不苟地了解。

沈敬、黄仁直和张问坐在一辆车上。沈敬见张问一直忙个不停，大为感动，从自己的厚棉袄里找出了个本子，说道：“十年前我曾经到辽东游历，将一部分山川地貌、各城池距离都写了下来，不过建州那边没去，只

有沈阳辽阳以西的地方，大人兴许用得着。”

张问接过来翻看一阵，如获至宝，看得如痴似醉，和沈敬谈论其中的信息，昼夜不绝，很快就到了沈阳。

张问随着军队入城，只见城池雄壮，其中护城河很是壮观，宽度起码三丈。城墙高大，由砖石建造，城周大约有十里，高两丈余，有两重城池，城墙宽约三丈，深约八尺。

众军从西门永昌门进城，城门上的谯楼高大矗立，挂着一个大钟。进了城，就看见一条笔直的大道东西横穿，又见南北也有大道，两道呈十字形。杜松带着张问转向北街，向北走了一阵，有东西延伸的一条大街，过了牌楼，那街上就有许多衙门，是官府的所在之地。

杜松着人安排张问下榻之地，带张问的随从过去，而杜松自己则亲自带着张问去巡抚驻地拜见袁应泰，同时他也要汇报战果，好让袁应泰上书为他邀功。辽东的首府是辽阳，故督师沈阳的袁应泰驻地也是临时改造的。

袁应泰带着一应官员迎接到辕门，相互执礼，袁应泰道：“老夫军务繁忙，有失远迎，请张大人多多见谅。”

其实按制度，巡抚迎接巡按，最多只能迎到辕门，再远就有故意讨好之嫌了。在地方上，巡抚是二品，巡按是七品，相差十级，但是每每这两种官员平起平坐，只有迎接圣旨的时候才分个前后，其中礼仪崩坏可见一斑。

“哪里哪里，军门多礼了。”张问一边面带微笑地回礼，一边打量着袁应泰。袁应泰中等身材，身体偏瘦，但是浑身打扮简洁，让人觉得很是干练，只是现在他的小眼睛里露出了疲惫之色，可见辽东巡抚也不是省心的差事。

杜松又对他的上司袁应泰见礼，然后一行人到堂中说话。堂中左右坐着一千武将，而这些武将的老大就是袁应泰，一个文官。这时候，朝廷要给兵权，一般都是委任文官，因为对武将的信任度较低，害怕他们一旦手握重兵就想造反。

张问看了看那些武将，基本都不认识，高矮胖瘦都有，穿的盔甲样式差不多，却新旧不一。这时张问突然发现一个熟人。秦良玉，她是堂中唯一的女将，所以张问扫了一眼就发现了她。秦良玉微笑着向张问轻轻点了点头，张问也不便只和一个将领见礼。袁应泰介绍了张问，众将和张问一起见礼之后，张问就坐到了东面最前的位置。

袁应泰又对张问说了一些客气话，这才继续和将领们商量事务，虽然张问不是东林阵营的，但他是皇上的人，眼下也不是敌人，袁应泰尽量对张问以礼相待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

杜松汇报了战况，斩首多少，伤亡多少等情况。袁应泰说本官一定将功劳上奏朝廷，嘉奖杜松之类的话。张问听罢一开始还以为巡抚和将领们很是默契，不料袁应泰刚刚说要嘉奖杜松，杜松立刻就语气有些不善地说道：“末将刚刚打完蒙古人，军门却将来到沈阳的蒙古人收到城中，不怕生变吗？”

袁应泰道：“围攻长胜堡的蒙古人，和来沈阳的蒙古人不是一个部族的，况且长胜堡的蒙古人是骑兵劫掠，而到沈阳的多是饥寒交加的牧民，岂能同视之？塞外大饥，这些饥民走投无路才来投诚我大明，如果朝廷不救他们，他们就要到敌人那里去当佣兵了，这不是白白增大了建州叛军的实力吗？”

两人就此争吵了起来，气得袁应泰大怒：“放肆，顶撞上官，你眼里还有军法吗！来人，将杜松拖出辕门，棍五十，以儆效尤！”

军士走进堂中，就要抓杜松，众将见罢，急忙跪倒在地，为杜松求情。袁应泰听罢沉吟不已，琢磨这其中的关系，一时难以下决心。众将都跪在地上求情，只有张问一个人坐着，让他十分尴尬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军士走到堂门口，单膝跪地道：“禀军门，秦千总有要事禀报。”

“快传进来。”袁应泰说了一句，又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将领，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无奈和疲惫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，“都起来吧，杜松，本

官看在你初胜西夷，也看在众将的份上，绕过你这一回。你且明白，再有下次，本官绝不轻饶。”

众将听罢，这才拜谢袁应泰。这时一个女将已经走到了堂门，见众人都跪在地上，吃了一惊。这时候袁应泰已经答应饶过杜松，众人从地上爬了起来，那女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只单膝盖道：“禀军门，前方哨马刺报，建奴在抚顺和三岔儿堡增兵，有西进袭扰的迹象，末将得知后飞报军门，请军门定夺。”

只见那女将是个年轻的妇人，张问听得叫她秦千总，心道莫非是秦良玉的亲戚？张问忍不住打量了一眼，见那秦千总最多不过二十余岁，皮肤呈健康的小麦色，单眼皮、薄嘴唇，眉眼间满是英气。

袁应泰听罢说道：“本官知道了，你且留下听令。”

“是。”秦玉莲拱拳站起，探究的目光这才落在坐于东面最前的张问身上。她观察张问倒不是因为张问的名号如何如何，而是因为在这满屋魁梧壮硕的将士中张问实在是太醒目的存在。只见他长得剑眉星目，身姿清隽潇洒，个头虽长得不矮，身板却比一旁的将士们足足小了一倍，且别的将士都穿着戎装，唯独他穿着长袍，更是被衬得顿时“文弱”起来。

这地方怎么会来这样的官，竟还坐在最前侧……

张问只在刚才看了秦千总一眼，这会却没注意她了，也没在意她的目光。他对建奴的战斗力和作战方式等不了解，对东面的地形也不了解，在兵事上也没什么经验，他倒是有自知之明，一句话不说，并不干涉军务。张问只能看人，总觉得这袁应泰不是很有魄力。

袁应泰继续说道：“既然建奴主动靠近，我沈阳正有大军，可以布置一次歼敌战……城中多有蒙古牧民，可招为前锋，我大明主力尾随其后，与建奴对敌，减少伤亡。”

说完，袁应泰差遣了一个将领去挑选蒙古人，然后再部署计划。众将告辞，张问也告辞出门，刚走出辕门，突然背上一阵大力掀来，张问一不留神，摔倒在地，啃了一嘴的泥。

张问顿时心下大怒，急忙从地上爬起来，转身看是哪个王八蛋掀他。这时就听见一个女子的声音道：“哎哟，抱歉抱歉，末将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害张问摔倒的人正是秦玉莲。秦玉莲自个儿也是被吓了一跳，她今日不知怎么一门心思观察着张问，不知不觉就紧跟着他走了出来，没想到这位大人还真的是挺文弱的，竟禁不起她一碰。不过军中这种磕磕碰碰的事多了去了，将士们自小练武，下手都是没轻重的人，遇到这种事大多都是笑笑便就过去了。

张问一看，是刚才进大堂禀报军情那女将，听她嘴里说着抱歉，脸上却一点歉意都没有，心里有些恼怒。但想着这将领是个女的，又姓秦，极可能是秦良玉的人，张问也不愿意得罪大将，这才忍下一口杀气。

以秦玉莲的性子自然看不出张问在强忍着怒气，还带着笑意道：“末将秦玉莲，刚才真的对不起哈，末将也没想到大人长得人高马大勒，却一碰就倒喏……”

秦玉莲的川话让张问又想起了秦良玉也是四川过来的，看来这秦玉莲的确与秦良玉有些关系，顿时他的杀机全无。

秦玉莲却不知，刚刚自己是从鬼门关走了一个来回。

张问呸呸直吐口中的泥沙，他如果给秦玉莲安个殴打上官的罪名，就可以要了她的命。不过这时张问想着她可能是秦良玉的人，又想着这姑娘本无恶意，才收住了杀心，只冷冷说道：“一个带兵的人，要谨慎处事，才能活得长，你好自为之。”说罢抬腿便走。

秦玉莲在后面嘀咕道：“说话跟个老头子似的。”

张问没有理她，叫人把自己带到住处，那是一个三进的庭院，他的侍卫玄衣卫平时住在二院，而黄仁直和沈敬两个男的住在前院。张问一回去，就问黄仁直和沈敬何在，侍卫将他带到一间屋子门口，敲了敲房门说道：“黄先生，大人来了。”

黄仁直打开房门，张问顿时闻到一股酒气，走进门时，只见那沈敬正坐在床边喝酒，已是醉醺醺的了。两人见了张问，都站起来执礼，沈敬

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这辽东的天气，不喝点酒还真扛不住……坐，大人这边来坐。”

沈敬又给张问拿了一个碗，倒上酒，张问仰头灌了下去，然后说道：“建奴在抚顺和三岔儿堡，他们是想打沈阳的注意？”

沈敬哦了一声，抿了一口酒低头沉思。而黄仁直没有说话，半眯着眼睛在那里摸胡须玩。

“现在建奴四面环敌，建州又有饥荒，不寻机突破封锁情况不甚乐观，他们肯定是想攻取更多的地盘，得到更多的补给。”沈敬说道，“现在沈阳集结有重兵十余万，对建奴威胁最大，恐怕他们是想吃掉沈阳的兵马，让整个辽东的棋活起来。”

张问道：“我在朝中听说建奴只有兵马三四万，我大明光是沈阳一地周围就有十余万，真的打不过建奴？前天沈先生也看到了，杜松部阵法有序，并非一攻就破的军队，建奴想用什么法子吃掉十几万大军？”

沈敬道：“沈阳装备最精锐的军队，就是杜松的六万人，其他各路兵马，分散在周边各堡防御……如果有大将从中协调，又有开原铁岭的马林部威胁建奴右翼，大明尚有绝对优势，但是我进城的时候，发现城中汉蒙杂居，顿觉这袁应泰不堪大用……”

张问点点头道：“我进巡抚驻地的时候，他们也在说那个问题，杜松反对接济蒙古人，但是袁应泰不同意，正忙着招募蒙古游民做前锋。”

两人说罢对视无语，这时黄仁直摸着胡须道：“老夫倒有一策，大人既然没有兵权，在这里也于事无补，不如借口巡视各地，到宽甸去，让刘铤率军趁机袭扰建奴后翼，有功无过。”

张问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虽不精于兵事，也能看出，到目前为止，大明对建奴的局势还非常好，四面围困，如果一旦遇大败，让建奴占据了要地，在辽东广阔之地流窜开来，以现在朝廷的能力，要想灭火谈何容易？不知朝中谁有大才能凭借当下的优势歼灭建奴……我觉得此时让熊廷弼主辽东可能要好一点，看能不能把建奴困死在建州，不得伸展。”

张问说完又沉吟道：“我是不是该上书皇上，说明这里的情况呢？”

黄仁直听罢立刻劝阻道：“奏折会先经过通政司，现在朝廷里东林极多，很容易就能让大臣知道，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也和东林交往，如果大人弹劾东林推荐的人，恐怕会激起众怒。况且战场瞬息万变，就算能让熊廷弼主辽东，也不能保证完全成功，万一事有不济，大人将受到东林的奋力攻讦，那时谁也保不了大人了。”

黄仁直只盘算着张问的乌纱帽，对辽东大局只字不提，张问在心里觉得他有些狭隘，但是往细一想，黄仁直说的确有道理。到时候事没办成，反把自己赔进去，有什么用呢？

张问想了半天，想不出什么结果来，只得说道：“我看还是等等再说，现在就跑了，总觉得不是滋味……我们应该明白，咱们的荣华富贵，是和大明朝的兴亡紧密相关的。”

张问觉得自己没有兵事妙算之才，于是想不到事情会怎么发展，更无法想出有用的办法解决，心里干着急，十分郁闷。他更加努力地到四处考察，学习军事知识。凭借着御史的身份，张问不断找老将老兵说话了解信息，事无巨细，无论是老兵们讲的往事，还是老将们说的经验，张问都细细记录思量。

| 段 九 |

○南城○

最近由于张问常和那些文盲军士交谈了解实战兵事，就此认识了东边永宁门守城的一个老军士王贵，五十多岁了，周围人叫他王老铕，听说十六岁从军，经历大小战事不下百次，经验丰富。

张问一有空就带着张盈和玄月去东边找那王老铕说话。张问听说北方夷族的骑兵厉害，便问王老铕各部落的骑兵是如何作战的，王老铕只能说一些看见的情形，旁边陪同的把总也很有经验，又从战术布局上叙述了部落作战的特点。张问便叫装扮成书童的张盈一一详细记录。

王老铕听着把总说着一些他不甚理解的战术，吧嗒着嘴，不甘冷落地说道：“想当年卑职年轻的时候，做过哨骑，可是很遇到过蛮族哨骑，特别是蒙古人，骑射当真了得，而且狡猾多诈，一般是故意败走，等你追上去，他再射顺风箭。”

张问道：“什么是顺风箭？”

王老铕道：“就是骑在马上跑，一边跑一边回头射箭，劲道相同的话，前面逃的人向后射的箭要远，就是顺风箭。”

张问提着笔，在纸上画了两个图，想着为什么前面的人射的箭远。王老铕自然不知道原因，他只是凭经验。

交谈了一阵，谯楼上敲钟，守备该换岗了，张问便起身告辞。走到城门，张问见城门外有队骑兵在练习射箭，虽然天上下着小雨，但这些军士还在训练，张问便饶有兴致地走出去观看。

看了一阵，张问回头对左右笑道：“是了，我知道为何顺风箭射得远了。两个骑马奔跑的人，相互看应该是静止的，所以按理射的箭应该一样的效果才对，但是箭也要受风吹的影响。地上本没有风，奔跑起来，就会有反向的风了，相比地面的奔跑速度越快，反风就越大。骑马跑在后面的人，向前射出箭，其箭羽的速度，不仅是箭本身的速度，还有马的速度，所以相比地面，速度就更快，受反向风的阻挡就更大，故追击的箭羽疲弱也。”

周围的人听罢张问的论道，在脑子里压根转不过弯来，只听明白说追击的箭羽疲弱，但是大伙都争相附和道：“大人高见。”

却不料这时一个女子的声音哼了一声道：“沙场之上，又不是考经纶，您说这些有啥子用？”

张问听罢心下有些不快，回头看时，见是那日将自己撞翻在地吃了一嘴泥的秦玉莲。张问见她见了上官还骑在马上，毫无礼仪，不由得在心里骂没有教养，当下忍住火气，反驳道：“武夫之见！我大明带甲之兵，车马步炮协同作战，岂是只知道喊打喊杀的人就可以调动协调的？不读书不明理之人，谈何布局？辽东前后巡抚经略，熊大人、袁大人，谁不是科甲进士出身？”

秦玉莲见张问动气反驳，不怒反笑道：“大人漏了一人，李成梁可不是进士。”

张问：“……”他想了想，随即又强辩道：“李成梁也不是不识字不明理，只不过不是进士罢了。”

张问不想再和这秦玉莲说下去，他只觉这人虽是女人，却满脑子都是武夫之见，很是麻烦，说罢也不理她，转身就和众人一起进城。

秦玉莲见自己来不及反驳张问便跑了，顿时有种一拳打到棉花上的感觉，心中腹诽张问说不过便跑，也太没男子气概了。

这时天上的雨停了，听得那王老铨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今晚怕是有大雾。”

张问回头好奇道：“老爷子还知天气？”

王老铨笑道：“卑职可说不出什么理儿来，只是一大把年纪了，见得

多，常常是这样，好长一段时间不下雨，突然下了阵雨，下完都会有大雾。”

张问点点头，经验有时候确实还是很有用的，又问：“大雾天气，对火器可有影响？”

“哟，这个可是影响大。大伙儿叫卑职老铕，卑职用过的火器可不少，别说现在常用的鸟铕、三眼铕、五连铕、轩辕铕，就是很老的碗口铕卑职也用过……哦，大人说大雾呀，得用火烤着火药，不然太湿了打不燃，而且看不见人，只能乱打，火器在大雾的时候用可不好用。”

张问哦了一声，默记在心头，说到了火器，说得兴起，张问又想问问关于火器的其他经验，像炸膛、维护等事。这时却到了岔路口，王老铕拱手告辞，张问得知他要去救济王樵夫家的父女俩，自己便也一道去了，更小心叮嘱：“本官也多少接济些，到时候你也别说我的身份，省得麻烦。”

王老铕听罢面上一喜，急忙赞张问宅心仁厚。其实张问只是想趁机多了解些信息，他又不愿表现得太急切，于是他想着过去顺便做做好事还是可以的。

这时张问又听见了秦玉莲的声音道：“敢情张大人还挺关心百姓疾苦嘛，您做父母官肯定好，可您干吗要掺和兵事呢？”

张问听罢心里又是一阵不爽，这个女人怎么说话不能好听点呢？他回头说道：“你跟着我干甚？”

秦玉莲一勒缰绳，道：“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”

因为秦玉莲是千总，张问左右的军士都没她大，只能听着。但张盈却忍不住了，冷冷道：“秦将军，你不懂什么是上下尊卑？”

秦玉莲这才注意到张盈，打量了一番，扑哧笑道：“我说妹妹，你知道上下尊卑，可你装成书童，就要注意书童的身份吧？”

张盈脸上一红，带着怒气道：“大人是朝廷御史，正四品命官，你敢在大人的面前骑着马，不怕军法王法吗？”

秦玉莲道：“张大人有轿子不坐，偏要走路，末将有甚办法？”

张问想和王老铕说话，坐轿坐车的话，总不能让一个低级军士同轿吧？

礼贤下士可以，但还是需要注意身份。

这时张问不耐烦道：“得了，本官懒得和你计较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别在旁边叽叽喳喳，听得烦。”

“我说我的话，又碍着大人什么事了？”秦玉莲又驳了一句，好像觉得和张问斗嘴很有意思似的，张问不再理她，而转过头和那王老铨说话，借机了解火器的运用。张问不必自己会用火器，但需要知道它们是怎么使用的。

秦玉莲见张问又不理她，那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不爽感再次出现，心想不跟你说话就不跟你说，有甚了不起的，然后强装不在意，跟其他士兵们说话去了。

一行人转过几条小街道，来到南城一处房屋破败的街面，街口站着一堆衣衫褴褛的人，见着张问等人，都涌上来，叽叽喳喳地说道：“老爷要力夫么？”“家丁护院，收账打杂担水，什么都能做。”“抬轿、侍候马料……”

张盈和玄月见人里不仅有汉人，还有蒙古装扮的人，都十分紧张地护住张问。众人通过街口，张问才叹了一口气：“怎么还有蒙古人和百姓混在一起了？”又走了一段路，到了一处破院子门口，王老铨指着门道：“王樵夫家就在这里……咦，院门怎么虚掩着？”

王老铨急忙跑进院子，张问也跟了上去，刚进院子，只见里面杂物散乱一地。张问见王老铨径直往里跑，慌忙喊道：“老爷子小心，不太对劲……”话音刚落，突然嗖的一声，王老铨“啊”地惨叫一声，肩膀上已经被插了一支箭。

“相公小心！”张盈第一个挡在张问的身前，把总军士也唰唰拔出腰刀，顶住屋门。张盈抓住张问的手，说道：“相公快出院门。”

这时里面哇哇乱叫了几声，三五个蒙古跳了出来，拉弓便射，顿时一个军士中箭倒地。把总大怒，吼道：“杀！”几个军士提刀就冲上去，叮当打将起来。张问急忙退出院门，把总给了军士印信，叫他去城门叫援军。

援军还没来，院内的军士已经走了出来，单膝跪道：“禀大人，杀了三个蒙古乱贼，捉了两个。兄弟们正在搜索其他地方。”

院子很小，既然几个蒙古人已经被拿下，张问不觉得再有什么危险，便带人走了进去，见中箭受伤的王老铤正蹲在墙角里呻吟，便叫人过去救治。只听得屋子里哇的一声哭喊，张问遂和大伙寻着声音，推开漏风的破口，走到屋子里查看。

只见一个瘦弱面黄的小女孩正扑在床上大哭，脸颊上全是鲜血。床上鲜血淋漓，躺着一具尸体，正是那个王樵夫。张问见那小女孩没穿裤子，衣衫被撕得破烂不堪，那光腿之间却有血迹，估计先前被那几个蒙古人给强暴了。

在场的士兵们都已见惯了这种事，脸色还算如常，唯有张盈与秦玉莲同为女人更能感觉到这种境遇的绝望，秦玉莲更是气得当场骂骂咧咧起来，还想将自己的披风取下为女孩披上，哪知张问先她一步，脱下披在他身上的大衣已给那小女孩搭上。

张问顿觉是人间悲剧，他不知道说什么，又退出了房间，旁边的张盈等人纷纷解囊，秦玉莲愣了会，紧跟着也留下了一些金银财物，然后便立刻跟着张问出门。看着张问高大挺拔的背影，她心想张问虽是个大官，却跟他人不同，他有慈悲心肠，并不看低这些寻常百姓，可是夸赞的话在嘴边转了半圈，她一开口说的却是：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大人那件大衣，得值几百两银子吧？”

这话一说出口她便恨不能抽自己嘴巴子，怎的这时候还习惯性抬杠呢。

张问或是早习惯她的“以下犯上”，也不理她，走到墙边，王老铤正在那里让人给他包扎伤口。

秦玉莲有些后悔，又拉不下面子说自己错了，只能亦步亦趋跟在张问身后，一副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的模样。

张问从腰袋里摸出一锭金子，把金子塞到王老铤的手里，说道：“王樵夫被杀了，给他弄口棺材下葬，剩下的钱，帮忙照顾他小女。”王老铤看着手里的大锭金子，忙谢了张问。

过了不一会，突然外面响起了砰砰的火铳声，众人吃了一惊，张问镇定道：“只有大明的军队才常使用火铳，不要慌张，定是援军来了。”

张问又有些纳闷，增援的军士怎么在外面就放起枪来。这时一队军士走进院子，当前一个身披盔甲的将领向张问拜道：“禀大人，杜将军已经带兵马合围了南城，差末将护卫大人离开险地。”

“杜将军，杜松？他怎么来了？”张问诧异道。

将领道：“杜将军巡检城防，听得有蒙古乱民祸害百姓，百姓苦之，遂带兵平乱，严惩凶手。”

这时张问突然明白过来，杜松想趁此事将蒙古隐患从沈阳清理出去。但是如此动静，巡抚袁应泰怎会不知，恐怕又要起争执。张问想罢急忙和众军一起离开院子，赶去见杜松。

大街小巷上全是带甲军士，拿着火器长兵，踩得地面咚咚巨响，盔甲刀兵碰撞的金属声听起来感觉很是厚重。

张问等人到了杜松中军前面，南城的大街小巷已经戒严，蒙古人被绳子拴着，形成一串，正源源不断地被押出街巷。过了会，一些军士将那被害的王樵夫抬到了大街正中，杜松面对百姓慷慨陈词，然后让手下对准被抓住的蒙古人，准备当众屠杀蒙古人。

袁应泰派人前来阻止，杜松却不管不顾，一炮杀死了几百个蒙古人。等到袁应泰赶到，顿时怒不可遏地吼道：“违抗军令，按律当斩，来人，给我把杜松拿下！”

杜松哪里肯束手就擒？双方就此对峙起来。

张问也意识到了严重性，情急之下，请出尚方宝剑，大声喊道：“皇上钦赐的尚方宝剑在此，谁敢乱来，先斩后奏。”

众人的注意力顿时被吸引了过来，张问利用尚方宝剑，喝止住双方，这才对杜松说道：“杜将军，不可意气用事，误了朝廷大事。”

杜松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蒙古人在城中为害百姓，有目共睹，军门是出于何心，要护着这些蒙古蛮夷？老子不服！”

| 段 十 |

。玉莲。

杜松扬言不服，袁应泰见重兵集于南城，恐发生动乱，于是下令带杜松到谯楼问话。

这时杜松麾下部将也意识到自己理亏问题，于是劝阻杜松多多思量。杜松沉吟片刻，然后安排诸将各自约束部众，这才赶去谯楼。张问也一同前去，并在路上劝说杜松：“杜将军请放心，军门不会擅杀大将，最多也就是上书弹劾将军。将军有大义之心，顾及大局，光凭这一点，我就会在奏折里为将军说话。”

杜松听罢张问的话，觉得很有道理。袁应泰也不会傻着自己动手杀人，而张问又是新天子的宠臣，张问若是站在自己这边就是大大的帮助，于是他便对张问说了许多好话。

二人到了谯楼，刚进楼里，袁应泰就一声大喝：“犟驴，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不知道军法。你违抗军令，其罪难恕，来人，将杜松拖出去责打六十军棍！”

几个军士扑将上来，杜松正欲开口谩骂，这时张问却道：“杜将军，还不快谢军门不杀之恩？”杜松这才回过味来，心下有些感动，当下就跪倒在地，说道：“谢军门不杀之恩。”

袁应泰点点头，脸色一变，依然厉声道：“还不快拉下去打！”军士来拉杜松，被杜松一把甩开，“老子自己会走。”

不一会，就听见外面响起了噼噼啪啪的声音，却没听见杜松的喊叫。

打完之后，众人将杜松抬进谯楼，只见他满头大汗，趴在门板上，光着背和屁股，已经皮肉翻飞。

袁应泰见状又叫随军郎中为杜松上药，然后缓下口气道：“本官受皇上重托主持辽东，还得倚仗各位同心协力办好边事，可你公然违抗军令，本官不予惩罚无以服众。大敌当前，咱们应该平复建州才是。你个姓杜的，何必和本官过不去？”

杜松这才哎哟了一声，觉得袁应泰对人还算比较实心，虽然被打了，他倒是没想着记仇，呻吟着说道：“军门，末将可不是想和您过意不去，可蒙古人和百姓杂居，实乃隐患，末将不过是为了沈阳安危作想，并无私心。”

张问见罢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心下松了一口气，袁应泰在某些方面还是有长处的，至少可以团结人心。杜松这厮在治军方面有些见识，可还是有明显的缺点，先不听调度就是骄兵悍将，实在让主将头疼。

袁应泰自然也知道杜松的脾气，于是软硬兼施，跟他说道理、威吓，这才把他压制下来。等到将这件事平复下来，袁应泰叫杜松释放了捉拿的蒙古人，又找人安葬了被炮轰死的人，调拨钱粮安抚其家属，并下榜安民。同时命令蒙古前锋及部分明军向三岔儿堡开进，攻打建虏¹。

此时已经到冬月，天气寒冷，张问依然坚持早起，到各地巡察了解兵事。时蒙古兵从沈阳出，张问又到东门观看，并记录下人马数目，装备，士气等情况。

张问忙乎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常常遇到秦玉莲，有时是凑巧，有时看她骑着马在附近来回溜达很是刻意。久而久之，张问自然对她那点心思有些了解，想劝她几句，但又怕被她那张刻薄的嘴挖苦，也就暂时打消了念头。

渐渐地见的次数多了，就混成了熟人，张问对她的反感和恼怒已经淡忘，有时还问她一些关于军事上的问题，秦玉莲很乐意解答，每次都详细

1 清军是由建州女真发展而来，所以叫“建虏”。